

王鳳洲綱鑑會纂

蘇平齋

竹齋

PDG

宋紀 附達紀

哲宗皇帝○諱熙禪宗第六子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葬永泰陵○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文中嘉祐太后崩熙豐聖人得志極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丙寅元祐元年五月大安被定九年夏閏二月蔡確有罪免右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張璪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石諫議大夫孫灝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鳳璽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丘瓊山曰元祐諸賢在國太祖往極力諫之不知小人未必去遂使生民受其害國家罹其殃其忠信精神之確矣足言哉○丁南湖曰王觀蓋任熙禪政緣己所執密奏立昌公清范純仁薦進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偏採譽劉摯之盡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道一慶矣

至有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請子扶輿入寢人間之勅其過更曰中國相司馬安母輕生事聞違景也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過吏致示之時是已復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諫未決光嘆曰四害天除吾死不順目矣折簡遺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平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院而詔免朝覲許乘扁與二日入朝謝

一人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請子扶輿入寢人間之勅其過更曰中國相司馬安母輕生事聞違景也

去相位疾愈召曰任賢勿疑○詔詳定役法役法行歲收錢入百七十萬匹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如民願通苦差役日固獎勵馬光至是頃悉罷免役錢綠色役人皆如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撫欽民財十室九害聚斂于上而下

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貧更猾胥得蘇爲奸此二害輕重益略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

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此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出耕作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誠難堪免役而行差役正如龍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光

不然之執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另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禁京所奉二事而終貴廢落之謠盡失附蔡確將軍王安石以貪定東坡之功一也久司馬光不仁之論而耶離之可謂改過時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祖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與一遣者諸政事堂曰

從君子則以其惡離北京與山○呂氏中曰司馬光之差役之勞亦以為不損苗以有租賈以視前之役寡而其可為也其所可為也行民雖因之重役之累官拘役失諭之出官細費之微農夫之所得不損苗以無隱也其可為也至如耕種之過累耳審農之用固所當出耕外之需非所當耕苗以法禁而去其害則樂於其後也公不樂公亦不願今日作相不許賦盡言邪光辭之范純仁曰去其泰

二石差使徒王光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表奏事狀
奏事狀
奏事狀
奏事狀
奏事狀
奏事狀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御史領發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太防為尚書左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運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為言乃詔事於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編○論詳始李定罪放于潁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墳開河廢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渴死無葬送出知岐州中舍縣試革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恤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審當足以見吾舊儒盡識其文無美辭麗直道之意也朝廷頗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然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遺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當頭上劄子言留與智長化興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待人官委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感顧還名儒入侍勤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就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張時奉曰昔宗川以聖賢之任待足東美於前矣夫師行道未幾年遂遺蘇軾之撫而反成朋黨之福惟此

輔音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句有闕之書是武丁偶失

王安石辛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妄以利之謂王衍虛祀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溝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其者謂天變不足畏相者其始流溢四海至于崇寧宣仁之際卒莫不盡矣又曰學以身爲本知道故其學不絕而不忘心○蘇東坡曰直欲復見周易春秋傳義於人之門也夫造事造室造於三代之隆阜發揚於人之身上則其所以重傳罪於聖人目之天下忍之微之嗟介甫初欲爲同如人之而乃令一此也竟由於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一己之見以爲天下之大患人莫已始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忍目觀者莫集焉以利其微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天下豈不無理乎所必至耶

推行其法而敢固以滌斯以治天下豈以易哉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辟行本也文藝末也士既明經而行之修是本末兼全舉而用之不宜宣乎

○詔太師致仕沒踰博洋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彦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兀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亟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之也特書子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許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周靜軒曰

昔司馬禹相靖立是科而上能行之又君臣之間而無所欺矣故曰文子之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崇山崇福宮在閩赴闋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恩怠對則恩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恩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饑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繼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大學自熙寧起大抵沿引朝士所造為法某皆苟擬得失偏制而願太學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名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

殿宋人
學士謝林
徵試
微宋
微宋
徵試
徵試
徵試
徵試
徵試
徵試
徵試
徵試

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及未進用卿耳誠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微御道燭送歸院試在翰林題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舉忤清與之書曰夫言語文章不特出口者苟言其形於詩歌體於賦詞訖於碑銘著其子或已故君之序記官非諱官職也非御史而未貴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累者憂喜者未必能盡君之職而危身謙誰以游其閒殆猶抱石而載湖也誠不能從人○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榮爲奉聖公也贈授人賜西子藍書立學宮以外治其子○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數月彈劾各所跋黜百僚故憚時人以比呂晦乞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賢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曰凡吾所欲爲者若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蕩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謀色和而不變已病之何用復出也○十二月夏崇安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之也持舊子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語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罵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韓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輅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丁卯二年夏崇安三年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之也持舊子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語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罵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韓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輅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取王氏是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之前此以是取利所謂學者質都說苦毒羞辱而得蘇合○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質以進士向真揚墨注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頭上疏曰臣近言適英漸熟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開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名王昭素諱易真宗令崔頤正誥尚書邢昺音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言都堂彦博累蒙乞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師道博學善文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或經日不收屢如也照監中王氏經學廵行師道心非其說遠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爲提學副使至松江正字校師道金以贈竟不取出且卒趙章惇之痛見不服趙挺之之錦裁而東坡不以傳之卒行辭以傳之文始是淳祐時師道矣○復贊良方正科等七月韓維罷罷崇政殿說書陳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多用古禮以禮法自持處士陳師道在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師道博學善文高介

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試館職策問誣訛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吉言諫當個空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進章力諫頤不宣在經筵會帝患瘡瘍不出師道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翌日呂公者等以願言表達請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者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

愈居位如故。○九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右部獻天下民數百二十萬四千三百五十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千。

己巳四年順天義治五年三月司空同平章事國事呂公著卒。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

病間久之帝亦悲感。郎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違色於聲利。矜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致量宏而學料過人。善決訣。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無匹。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才不欺如雄衡之稱。物尤能避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聰慧。革故與克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班名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政服。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士。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處於論。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辭。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挾僞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令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致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張時泰曰。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

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譬之用規矩繩墨以正梓材也。乃若安石以私學取士。則是棄規矩繩墨而求其物之成也。可乎哉。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為誥誥。無詩文無美辭。而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對他日治亂知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譎。以干富貴。又上疏。

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確。閩人。前殿鼓樂因吳處厚之私。恣後安置新州。以晦昧之過。責歸大臣。亦失志。而之道委故。

書安置而不善。所坐。確失勢。日久。遜懷怨望。在安州。今徙當州。蓋亭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無福名臣却。無山忠言直。詔上元閣。約

宋謫不以善。所坐。確失勢。日久。遜懷怨望。在安州。今徙當州。蓋亭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無福名臣却。無山忠言直。詔上元閣。約

元。中以之疾。遂位武后。詔山公却處後。知漢陽軍。今漢陽府。吳處厚以為語。且論其用。却處厚。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

禁止之。今思之。乃微臺諫之不能諫。也。出知蔡州。○丘瓊。山曰。邵伯溫謂公鄉大臣。不可。惟和國體。以恭唯奸。相接之死地。

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其心鴻。呼元祐。存所。以。爲。給。者。○呂。峴。山。曰。元祐。之。小。人。也。呂。正。獻。范。仲。淹。主。之。寬。大。和。後。而。不。快。其。手。

不可。文彥博。欲。敗。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乃。敗。確。安。置。新。州。今。寧。康。府。純。仁。王

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審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踰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經仁亦力求罷。○丘瓊。山。曰。邵伯溫謂公鄉大臣。不可。惟和國體。以恭唯奸。相接之死地。

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其心鴻。呼元祐。存所。以。爲。給。者。○呂。峴。山。曰。元祐。之。小。人。也。呂。正。獻。范。仲。淹。主。之。寬。大。和。後。而。不。快。其。手。

不可。文彥博。欲。敗。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乃。敗。確。安。置。新。州。今。寧。康。府。純。仁。王

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審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踰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經仁亦力求罷。○丘瓊。山。曰。邵伯溫謂公鄉大臣。不可。惟和國體。以恭唯奸。相接之死地。

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其心鴻。呼元祐。存所。以。爲。給。者。○呂。峴。山。曰。元祐。之。小。人。也。呂。正。獻。范。仲。淹。主。之。寬。大。和。後。而。不。快。其。手。

不可。文彥博。欲。敗。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乃。敗。確。安。置。新。州。今。寧。康。府。純。仁。王

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審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踰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經仁亦力求罷。○丘瓊。山。曰。邵伯溫謂公鄉大臣。不可。惟和國體。以恭唯奸。相接之死地。

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其心鴻。呼元祐。存所。以。爲。給。者。○呂。峴。山。曰。元祐。之。小。人。也。呂。正。獻。范。仲。淹。主。之。寬。大。和。後。而。不。快。其。手。

不可。文彥博。欲。敗。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乃。敗。確。安。置。新。州。今。寧。康。府。純。仁。王

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審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踰卒

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嫗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

未然則誠為過反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鑑在慶陽府白約城東安

○太師文彥

庚午五年夏六月夏堯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設蘆米脂浮國安疆四砦還之

鑑在慶陽府白約城東安

○太師文彥

博政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雷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亦求罷乃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彙錄於玉津園先是遣使取律永昌來隸蘇試館之與永昌入觀見方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附伊尹而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

惠萬矣然

軾曰使者見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張時泰曰

而退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附伊尹而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

惠萬矣然

三月以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蘇軾為尚書左丞忠彦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威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倅倅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

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害

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促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高德蓋所謂不

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以蘇軾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報說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風憲謂之調停和解而全太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

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貳害正人漸復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誠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夏安仁元年夏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軾為右丞王巖叟為書樞密院事戴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軾之兄

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謹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軾文學而用之不

疑是又用安石也摯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嚴莫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翰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

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顧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人在朝則朝廷安

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

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否小人既進

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寶錄史官法祖

黃庭堅等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彦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相處以於國家之事

身已發不以謀出焉而一主相一主相主

主相主從主物者言則主相與善者則每主不願棄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

為國乎為己乎人臣委寄事君不宜如此也

表學誠為宋以

無

用

之

人

正

積

誠

論
二相欲用
謂停

無

隱

正

誠

十月帝臨圓子監釋奠于孔子。先聖之祭者設萬象而致誠也或曰釋奠也敬誠也而安設之也宋以儒立國猶行一獻再拜禮祭酒豐
凡釋奠者設萬象而致誠也或曰釋奠也敬誠也而安設之也宋以儒立國猶行一獻再拜禮祭酒豐
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齋命金帛之賚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
聞者乃服○建小學于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為累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
劾軾元豐末在揚州間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詐隱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挺之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與君錫呂大防
議併賦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劉摯書之罷寢大防為之也若大摯性靖直有氣節不為利慾威譖與
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寔執其柄然持心稍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讎所奇中道與大防有隙遂罷知鄆州給
事中朱光庭取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寔亦罷知亳州國○行觀天曆○中書
侍郎傅堯俞卒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至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
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
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飲之字也畏焉雍曰飲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
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適至是乎○史臣斷曰正直之士多格後此所以被禍禍身名辱
與陰新法皆以正直忤之及元祐取序下人則又從寬不肯據激太甚凡處事率循此道始於元祐篤臣千身名固全史以四公同德其知人知德也哉
事奉循此道始於元祐篤臣千身名固全史以四公同德其知人知德也哉
董能授任杜絕曉諭之原深戒願易之臣○蘇軾為潤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九月召蘇軾為門下侍郎兼侍讀尚書知樞密院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蘇軾為潤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九月召蘇軾為門下侍郎兼侍讀尚書知樞密院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蘇學士
癸酉八年
追大安九年夏
三月蘇頌罷○六月梁惠罷責官立朝一以引進人物為最嘗作厲賢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壽叟曰惠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惠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
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幸左右奸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
然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請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
望臣終不敢保佑敵質及覩事呂大防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更不可用乃止○太皇太后高氏崩詔曰宣仁初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
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史記公

御天下當世賢者多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康

熙中史臣曰太后名用故老名臣行廢新法苟政時之盛心莫不以公

也

○呂氏中曰嗚乎二公既至而盡其私則十旨皆從中出非惟所據亦無待於光事雖經外事而猶存之固不可謂之過矣既豐之母子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叔則其善者不必盡棄青白輪可覆而熙豐之法去多取之皆有利病則各以之為宜

不可獨不以保馬云可羅而保甲之法因之已成廢物布兵兵士盡不知其所以爲也

也

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璣等中外洶洶人情願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令日乃宋室陰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富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眾言逐之皆上貞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政以奸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石稍入

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宜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賦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璣

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發明范蘇二公之議可謂月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后羣小彊征端人競觀而盼福微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蓋曰成佑我后人詩曰貽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鄉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

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趨入親時會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

暨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濟俗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

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郎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

納之進楊寗苗叔厚防區歸述苗厲章惇等紹聖之禍當以爲罪雖未被除抑而被斥故本傳謂其行也

不納○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丘瓊山曰嗚呼聖仁后崩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畏揚之疏即入宋朝廷無此之說

甲戌紹聖元年夏安祐天祐民安四年

也

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

范純仁以時用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寔本於此舜舉商陶不仁者遺紵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

龍時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其意蓋歛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屢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豐益元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

可考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後前後相繼此則聖人之孝也陛下若輕變九年

已行之事報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范純仁力救竟落職出知汝州○翰林學士范祖禹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歸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按議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縣賦稱為講官第一○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賦元祐諸臣因姦力誣之且論內侍陳舜卿擬宣仁后到此謝呂武云四月殿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無故改元哲宗或曾布之能說以紹述為美徒故改元祐為紹聖意曾布上疏請仍復先帝政事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許浩曰政于人親政之初此景祐所以日趨于治而紹聖所以日趨于亂也然不惟改其政而又改其元祐以元祐之治出于宣仁而不及之以自異若忠元祐所施之也此安知紹聖之治不更違之乎人反稱之為治矣

以王安石配高神宗廟庭○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輩忤林希張商英黃履來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惇之被咎也通判陳瓘書從眾道謁之惇聞瓘名遷與同載共舟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辦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不審其心徒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亦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史畧惇過隙聞其名謂其偏一也惇默然以爲前事曰相公誤矣此猶欲以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在他也果無狀失天下之望當行固雖之嫌言○王敵所曰未自安石秉政未嘗無小人乘其隙以害之亦無自歸矣惟其手則足以銷此歸而盡其勢亦無虛日而士氣衰然余猶憚其淺闊小人得志不適在竊權受賄之間而宋之小人則特欲乘間苟改制度起邊功流毒于天下一可怪也漢唐小人安心為不善而其言亦直以苟利圖矣而宋之小人必欲敗會經義以欺聖人言利則宗周官經述則主大農財人主之終身不兩二可怪也漢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執手執筆使人得從之非必心存奸惡之日則以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嗚呼君權不立君子無為白龍以箕說桓帝謂朝庭禁官禁人不得反覆之則相如也

完而刑法大弛豫為自完則危悔莫回顧極以至于斯卒之自完者亦寡死繼以至于亡也豈不大可哀哉

名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欲使希典書誥進尋於元祐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蟲僵國之語陰序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抑筆于地曰壞名節矣自復免役法○以蔡下為國史修撰○閏月敗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質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郎數月而卒目○五月詔進士重習經義○罷制科置宏詞科○劉許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子目上用章惇吾目得罪若淳熙御批不遺怨百性俱責吾雷死無所恨正處在新復法合盜此其余天下何初朋黨論起帝曰梁蕡每起中正之論其間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大防劉摯蘇轍梁蕡官詔論天下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繕更先朝之法畔道違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斬暴辰帝問許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子目上

泣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宣錄成以蔡下為翰林學士安直元祐使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

澧黔州下王安石嘗也史官雖多通等修神宗錄蘇軾王安石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宣錄與祖禹等承辦大抵是安石為之晦

隱庭堅曰如公言益僂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誇焉乎至夏禹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遣壽慶元年○夏二月復保甲法○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襄公殿監察御史安民尹滁州酒稅先是安民猶章惇寢專圖

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以避相對在左相處安政雖稱之曰職事而時相過疏雅博益怒又言令大臣為紹述之就皆僭此名以

報復私恩附之徒遂從而和之曰惠近乞外帝不許復諭蔡京奏足以惑衆辨足以勸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遍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奏未著人多未測而安

民猶言之未見信也已而託他事致安民監滁州酒稅相國寺作樂奉陪不當子○張時泰曰君子居廟堂之時當以明哲保身為賢然

臣職之宜也故也○史臣曰安民自少鷹舉不從王氏經學且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雖聖賢其

民其賢矣乎終微生死而一於正所謂任重道遠之君子

也○既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達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於身分徙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

所擊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太恕奸惡任情遺老氏好遷之戒忽至禍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福數十年

淪胥不解豈可上道前就願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徙知隨州

丙子三年遣壽慶三年○夏正月韓忠彥罷○七月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憲博宮中求乳母爲安世聞之

之方言乳母指指是君也昔富仁太師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繼母是夫不夫也

曰也而呼國之所以爲國者三綱耳之本耳三綱盡廢而金秋之難始致之福若矣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賀唐少師王安石

丁丑四年遣壽慶三年○夏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傅堯俞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故點先帝廟樂法度罪惡至深遂遣

之○後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程頤蘇軾梁耆范純仁之贊而取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天下

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府僕州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屬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

○純仁因疾失明閑怡然就道或謂

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寔爲以政事相首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

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閑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歿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歲博達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

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商英詩序司馬光故蹟○閏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時章惇聲下

貴故元不知在(德不存也)。七月再寢。范祖禹、劉安世于化州祖禹尋卒(初章保郎祖禹在世尤深公欲置講死地至是諫禁京拜歸二人以請判官使提刑官通承賜安世使自裁使者止至臨門而止而止惟又憲慈免。祖禹平居恂口不言人過事則刷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小) 十六。九月，皇子茂降生。立其母贍妃劉氏為皇后。氣石正言。鄧浩于新州初浩嘗執事。州初陽程田盡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盡謂人曰：志完(鄧浩)不苟。以絕文浩既得罪(逐出) 帶正色。一日便穿隱默官。

乙卯(夏承安五年)九月，皇子茂降生。立其母贍妃劉氏為皇后。氣石正言。鄧浩于新州初浩嘗執事。州初陽程田盡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盡謂人曰：志完(鄧浩)不苟。以絕文浩既得罪(逐出) 帶正色。一日便穿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猶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而還人莫敢顧時王回故交。

其不諱於廢后之時而諱于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福之所以易招致也。丁南湖曰：『諭傳是奸劫其不忠之罪未報而即諒帝立劉復後曲極人所難言是諭古忠臣且和陰謀官人白其母母以盡忠累如母命是

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無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選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張時泰曰：『嘗聞當時嘆曰：『豈有廢正后而夫婦之道。

庚辰三年(夏承安二年正月)，帝崩于福盈殿。史臣贊曰：『哲宗以幼冲弱祚宣仁同政兩年召用馬公達、費堯卿、黃大器、范純甫四輔大政。歲滿四年，公母憂歸。

丁酉

卒于其所。自號爲福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敗。矣。不可惜哉！』

呂氏中曰：

『粗豐紀聖而無元祐數年之政庶幾之。』

。

至寧禪院，錄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敗。矣。不可惜哉！』

。

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元祐所韻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詔新法之行，嘗有退紹聖之語。吾嘗見今日審斷則北之元祐所公除。

。

聖始於開寶成於調停始於呂夷吾之引賈賈之引韻，昔唐德宗之年，元祐所公除。

。

第五甫之言，謂正人朱全忠，幸殺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位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

皇弟端王，信即位。皇后白氏。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

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閩人，德州人。

。

下侍郎忠彦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

。

（發明忠彦之陳四事，則其如家法。）

。

如此則魏公可謂不弃矣。○二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公。

。

詔求直言。以四月初朔日，筠州推官崔鵠奏上書曰：『方今政令以判左

。

右之忠邪為本，左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邪者必邪人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諫，聞于華夷，雖古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粗詐凶險，

。

下所曰：『惇誠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明下不駁詔令其持噴默以為得計。夫以朕恆耳目治亂安危所繫

。

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復言之？誰使行之？帝覽稱善以為相州教授。○召製文為殿中侍御史陳瓘。瓘為左右正言。

。

韓忠彦萬之也。御史中丞安博言：『鄧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博體而退陳瓘。』

。

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誣惑主聽驕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淳厚遂出惇知潭州○詔許劉摯梁燕歸葬錄其子孫二
俱細人之所同取舍者爲是而非此固是之說始於惟德教其言曰商紂夏桀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
京之事雖達其說固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不台其政舍者爲是故之德也不蓋以俱取舍者爲是而以眾
所謂之者也然必因時隨事擇一已之私遷至宗社丘陵州廟沈安石之罪大矣抑所謂國是者合天下之人咸以爲是而不是
以韓忠彦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
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純仁頓首謝徙居鄴州在
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不寵優庶幾鮮諭嘉謀日闡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
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誠而足矣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致復提舉
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賦字子與弟轍字子父洵號老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時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
入侍從必以愛名爲本忠規議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耳薛方山曰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真端雅就則曰未敢以胸
懷爲歸而汲汲欲有爲于天下者也墨卿施行而軍國事因之以就諸者大有可觀出知方術而民皆樂之此其富時其政事文章得以吾
朝天下也亦昭矣集其游用爲之而弗克究究志之始而未竟志之始而未竟志之始而未竟志之始而未竟志之始而未竟志之始而未竟
吾未及論而子瞻始有公有爲之志而又清激之以通鑑者也若其理據之未融洽則公之不足非以
制論之言造怒于伊伊而一二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開輩不能盡者又義持子瞻爲然哉特以公之叔通遇
試宋之賢臣也孺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足寸之枯則子瞻亦可經世者矣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病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晦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丈政上書言
之遂降是詔○盧陳元曰宋徽宗初立後廢后位號論定者曰叔無後廢之禮祁川不能決問邵伯溫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爲姑叔不
定益宗廢後廢后廢然下猶爲之忍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爲之伸理者乎在稽據叔不親授受固不無失也

天子尊立封號何礙于禮而必假母后以塞羣口者乎厥後奸臣倡邪孟氏復廢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

蔡下有罪下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背同列章惇雖巨奸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祖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蔡下
書法山陵使職今得以山陵使敗奸邪之風同此一律可怪也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頃曰上初即位首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
欲爾未幾致仕○安惇寢厚辰有罪除名謫謫放章惇于潭州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七月太后罷諭政○九月章惇有罪免
徙歸吏庶歸監言之嘗十同蘇轍之弟荅荳州荅前林希官徙知楊州右正言陳沂論其黨附要權以韓忠彦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
書侍郎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曾掌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
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進去朝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下者一旦勢
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異時惇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爲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史臣曰寅亂之世則兄

此聖人所以錄卜筮之詩也。王安國之錄安石書之兼嘗布可謂得

矣。

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以洪咨夔爲右司郎中副知制誥

重司王鳳洲先生納鑑會纂卷之九

徽宗皇帝 謹信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據又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

孝皇帝 帝機巧多枝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厭民怨盜賊雖平反復不省屏忠任奸用童貫約金滅遼尋為金欺虜帝北行封

昏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於五國城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夏安永三年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

先臣所以教子二字

平生所學

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陰西北為陽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下陞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瘳為休祥矣○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十五年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母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誤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帝聞計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性夷易實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怒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率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甯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

行其說則紹聖無黨羣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于純仁見之矣

皇太后向氏崩 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書狀官

惇諱之也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國

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雖故倅卒輒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間中國黜惇放著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口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

者命令出于臣徽宗不得不任其責也初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論以少默即為真伯雨

非元祐時布欲和調元祐給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政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

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唐德宗任用盧杞楊炎車事苛刻重役于民朱泚反京師帝幸奉天及梁州以避之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

潤宣仁一時半歲上百家八疏曾布欲調君子而不得任其責也初政豈小人也使

大臣異同見沈括任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使度支員外劉廩陵曰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使度支員外郎鄭絅任伯雨之用心以任伯雨也使

此聖人所以錄卜筮之詩也。王安國之錄安石書之兼嘗布可謂得矣。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厚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今議論之臣也有不得志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騎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誤會說錯違使純禮主晏說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頤昌府○劉盧陵曰既擅干其罪而分注謂之誣者何邪蓋徽宗初政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邪正並立者哉況范公日侍徽宗又不能卜其為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後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于已為同忠于君為異藉威勢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

臣其先非有射鈞斬桂之階也先帝信讐人黜之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今若渝之秦皇天后土

何後竟罷之○罷權給事中陳瓘確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耳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

予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便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

以決去就汝其書一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其歸許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

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相士禮布瞿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十一月復召蔡京字元長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順承得幸

詣三事今蘇湖潤州是也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竊附語袁論秦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厚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

助故有是命好為翰林學士則徽宗初政之失益可見矣○以鄧洵武為給事兼侍講洵武御館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

今相忠厚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忠厚更神宗之法是忠厚而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

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莫助之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蔡京乃信謠道言遂以蔡確有功使之配享宗廟乎此豈惟不

能力歟公論亦必胎笑于將來矣

壬午崇寧元年建炎二年夏貞觀元年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宋史斷曰國之勳配享于太祖君子猶或非之况于王安石配享神宗正誠確

配享哲宗乎大抵安石之邪凶于而國故不論確之姦佞尤甚上則師安石下則友章惇妄食定策之功倡和欺君之罪昭明邪害不能滅

下何由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轉忠厚曾布任宰相安豐曾布執政

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轉忠厚曾布任宰相安豐曾布執政

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徽宗即位建炎二年上書後追取司馬光等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載小人而漫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夫

下何由陸佃罷與曾布比而特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太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